

随州人物

廉洁奉公的楷模

——记张时超同志的生活点滴

任儒举

张时超(1912—1970)是从随南农村走出去的领导干部,他身上既有中国农民的朴实和正直,也有革命者经受血与火考验后的忠诚和执着。这种被提炼后的精神始终伴随着张时超的人生轨迹。从随南县长到大学校长,一路走来,他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,勤勉干事、廉洁奉公……

1938年1月,刚从武汉大学弃学投身抗日活动的张时超,带着在校接受的进步思想,回到家乡随南何店干革命。他在老家发展了中共党组织,他革命的对象从自家开始。他号召当地贫农在自家山上砍柴,在自家塘堰打鱼。还带头去当地地主家(包括他的伯父家和他自家)要求减租减息,减轻农民负担。

当时,张时超的父亲很不理解张时超的所作所为,认为他老张家出了一个不肖之子,但是他的伯父张抚之是个明白人。张抚之1903年曾赴日留学,民国初年还出任过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,因不满民国政府官场腐败而弃官从商,颇有几分见识。他认为张时超思想顺应时势,敢想敢干,必能成就一番事业。

1941年5月,张时超赴任随南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委政权部长。这时,他的一个堂兄弟听说张时超当了县长,便找到张时超,想在县政府谋个差事。张时超看到兄弟满带欲望的脸,说:“我们这个县政府不是老张家的,是穷人的政府、人民的政府,是提着脑袋为百姓打天下的政府,你从早断了这个念头,好好做人,自谋生路!”

张时超的堂兄弟乘兴而来,败兴而归,回去逢人就讲,张时超做了县官,现在六亲不认……一些风言风语传到他这里,他淡然一笑:我们共产党人讲的就是原则,没有原则就不能成方圆!甚至在解放后多少年,他都一丝不苟地践行着这个原则,无论是家父子侄,还是妻儿儿媳,都没有从他这里越过这道“红线”。

据张时超的爱人周洁回忆:1960年,正值三年困难时期,张时超当时任江西工学院党委书记,像他这一级的干部,国家每月发给十斤精粉(上等面粉)、两斤麻油、五斤黄豆、还有白糖等。这些东西他领到后直接送进食堂,给老弱病残者食用,他自己每餐都和学生一样排队打稀饭吃。没有菜就用盐或酱油拌食。他的粮食供应每个月三十四斤,他主动退掉十九斤,每月只剩十五斤。

那几年,他们家里吃过红薯叶、水浮莲、

榆树皮、黄荆叶等各种“瓜菜代”。由于长期缺乏营养,工作劳累,身体发肿了,张时超才拿出钱买白萝卜煮着吃。萝卜有消肿作用,待浮肿悄悄下去后,他又吃起那些仅能填饱肚子而无多大营养的“瓜菜代”,却把省下的粮食拿到学校食堂。张时超对知识分子特别关心,他说:“国家要建设好,就要靠这些专家教授,这些青年学生;我们能省一口决不能让他们饿着。”

张时超时时想着别人,对自己生活却近乎苛刻的地步。他的儿子张志正回忆说:“父亲生活简朴,无烟酒嗜好。他的一件呢子大衣除了接见苏联专家穿,平时舍不得穿,这件大衣一直到父亲逝世后还存放在衣柜里。父亲经常教导我们艰苦朴素,他一生未穿过像样的衣料。”

张时超的儿媳陈松回忆:“公爹除生活俭朴外,爱惜粮食如同爱护自己眼睛,谁要是吃饭时掉下一粒饭,非要你拾起来吃了不可。生活上低标准,工作上高标准,政治上严要求。解放初期,我家里特别穷,我只读了个中师。但是我多么想读大学啊!我到江西工学院,向公爹提出想上他们的学院,在大学念几年书。但我不管怎么说,他就是不同意。我当时任工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,只要他打声招呼,我完全可以免试推荐上大学。但公爹却说,我不会给你说话的,你如果符合条件,考来了,我们欢迎。你自己进不来,说明你不符合条件。”

“1965年暑假,我到南昌去了一趟,跟婆婆讲我们准备结婚了,该给我们添置一些用品。他们却说‘你们到旅馆去结婚吧。’我原想张个嘴,起码会给我们买些床上用品或给点钱让我们自己看着办。谁知他们那样说,我当时真生气,我怎么找了个这样的高干公爹,舍不得给我们花一分钱。我们到旅馆住几天,屁股一拍就走了,什么东西也带不走,什么东西都是别人的,有什么纪念意义呢?”

“我们结婚以后,志正在南昌市工作,我在吉安县乡下工作。正值国家困难时期,月供应五十多斤一下子减少到二十来斤,志正身体也不好。我们向父亲提出把我调到南昌来,一是解决家不像家的问题,二是也好照顾志正的身体。公爹却把我们教育了一番,说农村好,与贫下中农在一起,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可以学到不少东西,坚持不调我的工作。”

“1967年我生了女儿。一个女教师带一个孩子又要上课,又要打柴、种菜、买米等,买点生活用品得步行十几里路,还有一日三餐得自己做,生活确实存在着不少的困难。我给公爹

写信,请公爹开个口,把我调到南昌市。公爹却又用大道理教育我一番,并严肃地指出:‘你们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,党叫你们在哪里,你们就应高高兴兴地在哪里,不允许你们利用我的关系去谋私利……’”

“公爹对我们严格要求,对别人却非常体恤,六十年代毕业的江西工学院的大学生们,对张时超很钦佩,很感恩。因为那时候生活困难,父亲把他的特供品给学生食堂,几年来没有一个学生饿死。同时,父亲重视抓教学,常与学生一道听课,交谈学习中存在的问题,学生确实学到了适用科学知识,后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作用,所以,这些青年学生对他都很感恩。”

南昌航空工业学校1961届毕业生陈善钧,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张校长。那时候的张时超是穿着洗得发白了的旧军装,花白的头发和胡茬也不刻意去修理,脚下一双布鞋,但他精神矍铄,身板硬朗,慈祥和蔼。每次到学生宿舍时,他手里总拿一把笤帚,边看宿舍边打扫卫生,完全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形象。

陈善钧回忆:“我有幸在走廊里见到张校长两次。一次正面相遇,他对我微微一笑,当时我并不在意,也不知道他是谁;另一次是见到他远去的背影,还把他当成了清洁工。”

“那是1958年秋刚到学校的第一天,经过一宿的休息,我还没有驱散坐火车的劳累,晕乎乎地去洗澡。在走廊里我看见一个老头在扫地。相对一视时,他对我微微一笑,他是我到校后看到的第一个员工,对学校为新生派清洁工打扫卫生,我感到亲切又感动。几天后,我发现这位‘清洁工’没有来上班,一打听才知道,他是我们的校长。一个校领导一点当官的派头都没有。当时,张时超校长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,却用自己的行为,给我上了人生中难以忘怀的一课。”

张时超在南昌航校的同学张本禄说:“我是1952年4月从民航调到这所学校的,一直在时超同志领导下工作。1954年暑期,汉口航校迁往南昌,时超同志改任党委书记兼校长,我任教务处副主任、教务副校长。1959年为筹建沈阳航空学院,他调任该院副院长,不久,该校停建,他又调回南昌航校,直到1960年初调江西工学院任党委书记。他事必躬亲,为学校的构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”

“时超同志事业心很强,对工作认真负责,从他到南昌航校直到调走,近十年时间,正是学

校初创和发展时期,他经常不分昼夜地工作,学校里有冬暑假,但他很少休息,从来没有外出疗养休息过。1957年他突然大量便血,病情严重,住进医院,等病情稍一稳定,他就又把心放到学校的工作上。有一次,我到医院去看他,他一再叮嘱要把学校的工作搞好,不可有丝毫放松。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令人钦佩。”

张本禄介绍,张时超出身知识分子,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较深的体会,平时同教师的相处,态度平易近人,以诚相待,从不摆架子。他自己也带头学习。“文革”以前,学校每学期召开有全体教师和中层以上干部参加的教学工作会议,检查教学工作,座谈提高教学质量和措施,他只要不外出开会,总是每会必到,还尽可能地亲自主持这项工作。

张时超善于团结同志,他调离南昌航校以前,校领导班子也曾经多次调整,有时也出现一些矛盾,但他始终坚持党性原则,对自己要求严格,对同志诚恳帮助,在领导班子和教职员工之间有着极高的威信。

张时超超超观念很强,这不仅表现在工作上,也表现在对待个人问题上。解放初期,他在江西做地方工作,后来调到汉口航校工作。1954年组织决定学校迁往江西南昌,他也随学校迁往江西。1959年沈阳航校改扩为学院,他调去任副院长。不到一年,沈航“下马”,他又回到南昌航校,直到1960年调江西工学院。无论到哪里,他都以大局为重,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。这种高风亮节、任劳任怨的高尚品质,一直伴随其一生。

这就是张时超,在他短暂的人生中,严于律己,宽以待人,不管在什么岗位,不管在什么地方,他总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,敬业奉献,清正廉洁。他的家人、同事、学生都受到他的言传身教。他从家乡何店一步步走向领导岗位,却不曾衣锦还乡。当地百姓讲,张时超在南昌担任领导干部时,他年逾七旬的老父亲还一直在老家自食其力。

(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)

我出生在随南边沿的一个小山村,恰逢跃进那年头,家里日子格外紧巴。爸爸在外头搞“大炼钢铁”常年不着家,妈妈顾不上照管我,打小我就跟着外婆过活。

那会儿没奶吃,全靠爸爸每月从外地捎回十斤米。外婆把这米看得比啥都金贵,一粒都舍不得糟践。每天清晨天不亮,外婆就蹲在灶台边,添上柴火慢慢熬米汤,熬得米花都融了,稠乎乎的,晾到温乎了,用小勺子一勺一勺喂我,自己却啃着难咽的野菜窝头。衣裳是补丁摞补丁,肚子也总填不饱,外婆就上山挖野菜、蒸粗粒饼,想想法子让我多吃点粮食。寒来暑往,直到1964年,我才回到爸妈身边,背上粗布小书包,踏进了小学校门。

1965年“四清运动”时,当村干部的爸妈被划为“不三不白”进了学习班。家里只剩我、大我4岁的姐姐,和一个3岁的弟弟,还有牛和猪。那时我才六七岁,每天上午上学,下午得放牛,一边放牛还得一边打猪草。姐姐则守在家里烧火做饭,照看弟弟,撑起一家吃喝。我们小小心心,干的活比现在十七八岁的孩子还多,苦和累都自己默默扛着。

七八岁那年夏天,天热得像下火。我放牛时实在熬不住暑气,就爬上那头大牛的背乘凉。那牛性子直,竟一头往堰塘里冲,我年纪小不懂事,死死地趴在牛背上,跟着牛就到了堰塘中间,水没过了一半截身子,吓得我一动不敢动,连哭喊都发不出声。万幸旁边有个老人路过,他急得大声喊我,把我的竹篙伸到我面前,厉声叫我抓紧,硬是一点点把我从堰塘里拖了上来。这场景我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要是没有那位好心老人,恐怕就没有今天的我了。

儿时的日子有苦楚,也藏着细碎的暖。这份暖,成了我往后前行的微光。1970年,我刚满12岁,便到离家近的京山县坪坝镇读初中,那时年纪尚小,却已懂读书的珍贵。两年后,也就是1972年,我又到京山县宋河镇读高中,那年我还不到14岁,求学的路更远了,一去就是30多里山路。那个年代没有车,往返家全靠一双脚,翻山越岭是常态。天不亮就得起身赶路,踩着露水翻山头、蹚田埂,饿了啃口干粮,渴了喝口水洞水。一路奔波到学校,鞋袜常被露水打湿,裤脚沾满泥土,却从不敢耽误一节课。现在想来,我那时的求学路,和当下的孩子比真是天差地别,一个在地上摸爬滚打,一个在蜜罐里安稳前行。

万幸的是,我的爸妈比村里多数父母都通透,深知知识能改变命运,坚持让我和姐姐读书求学。那会儿山沟里重男轻女风气极重,好多同龄女孩早早辍学在家干活。我能背着书包走远路求学,全靠父母的远见。我们在学校苦读赶路,父母在家更是操碎了心、忙断了腿,扛起全家生计的同时,还时时记挂着我们的冷暖温饱。

如今我已68岁,早已退休安享晚年。回望这一生,儿时外婆的米汤暖了岁月,陌生老人的援手救了性命,父母的支持给了我奔赴远方的底气。那些吃过的苦,磨硬了我的筋骨;那些遇过的暖,温柔了我的岁月。感恩生命里每一份善意与成全,是这些照亮我岁月的人,让我在贫苦岁月里不曾迷茫,在风雨人生路中稳步前行,也让我懂得珍惜当下的安稳幸福。余生常怀感恩,不负过往,不负岁月,更不负那些曾予我光与暖的人。

(作者系曾都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)

间有爱

感恩那些照亮我岁月的人

张跃珍

重温历史



孙林霖

文艺评论

诗藏汉东韵 籍补随州根

——《彼美汉东国·随州古典诗词辑注》精粹解读

许享红

当李白挥毫写下“彼美汉东国,川藏明月辉”,炎帝神农故里、中国编钟之乡随州,便与诗意结下了跨越千年的不解之缘。随州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张立敏先生,以五十余载的诗词研究之功,历时数年潜心编著的《彼美汉东国·随州古典诗词辑注》,既是一部打捞千年诗魂、填补随州文化空白的扛鼎之作,更是解读随州精神密码的文化图谱。全书集纳了三国至清末1600余年间214位诗人关于随州的479首诗词,以严谨的辑注体例、广博的收录范围,为随州乃至中华诗词宝库献上了一份厚重大礼,让读者得以在诗行间穿行,触摸随州的精神年轮。

随州虽为礼乐重地、人文富集之地,却因历史变迁与文献散佚,诸多诗词佳作长久湮没于时光长河。张立敏先生怀揣“为乡邦存史、为文脉赓续”之初心担当,耗费数载爬梳典籍,辨析真伪,辑录千年诗魂,完成了艰巨的文献补遗辑注工作。书中不仅收录了曹植、王维、李白、韩愈、欧阳修、陆游等文坛巨匠的题咏之作,更发掘出大量地方官吏、隐逸之士、释道高人的冷门佳作——从《随州志》未载的王铎《金刚坡望大

洪山寺》,到鲜见选本的沈佺期《送乔随州侃》,再到陆游气势磅礴的《大洪禅师赞》,皆被精心辑录。全书涵盖古风、近体、歌行、词等多种体裁,地域上遍及随州现今所有乡镇,山川风物、民俗人情、忠信事迹皆入诗行,构建起一幅跨越千年的随州文化长卷,为随州方志“文艺志”补遗焕彩,更为中国古典诗词贡献了增量珍品。

这部《彼美汉东国·随州古典诗词辑注》价值,不止于文献的系统汇集,更在于对随州人文精神的深度解码,而山水之美正是这份精神底色的生动载体。翻开此典籍,大洪山、桐柏山、涑水、澁水等山川水系跃然纸上,刻录心间,历代诗人以笔为毫,勾勒出随州细腻的自然肌理。王维笔下“送郎为往唐州”的征途烟雨,李白“题随州紫阳先生壁”的飘逸清幽,沈括“登东楼”的凭栏远眺,皆将随州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融为一体。宋文茂《赠洪山体忍大师》中“锡飞孤岭诗千首,钵注寒潭月一规”的佳句,更以孤高僧人与清冽潭月相映的景致,道出了山水与人文的共生之道。四季风光皆入诗行:春有“山花似欲带桥流”的灵动,夏有“五月阴寒雪满山”的奇绝,秋有“雁度暮钟声”的悠远,

冬有“洪山积雪”的静谧,真正让人读懂了随州“川藏明月辉”的自然灵秀。

若说山水是随州的肌理,那么忠诚信义便是随州的脊梁。书中收录的边居谊《绝命辞》“铁石肝胆忠义胆,精英常向岷山留”,字字泣血,记录了这位随州籍南宋抗元名将镇守沙洋时散尽家财、血战元军、拒降自焚的壮举,照见了一个时代的节气。还有为保护百姓阵前殉难的知州徐中明,被诗人赞颂为“我闻城屡陷,不闻官守死”的楷模。这些诗词不仅是文学作品,更是历史的见证,让随州的诗意超越了山水之美,更添人文之刚。在姚鹤“风尘匹马千里,蓬梗全家望一身”的感慨中,在陈亮“送子徐妹丈”的壮怀中,我们更读到了中国人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家国情怀,感受到随州人刻在骨子里的忠诚信义风骨。此外,书中既有“桑麻积雨肥春垌,鸡犬一村喧昼晴”的田园之美,也有“孤城高倚汉江秋,血战三年死未休”的忠义之气,刚柔并济尽显随州人的精神底色。

最让人感佩的,是这部辑注典籍背后绵延千年的文脉传承。随州自古便是文脉昌盛之地,

韩愈“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”的殷切期许,“邨侯家多书,插架三万轴”的书香盛景,皆印证了此地对文化的尊崇。张立敏先生艰辛的辑注工作,正是对这份文脉的传承与光大。他不仅让文坛大家的名篇得以传世,更让诸多地方文人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诗句重见天日。书中对李白《静夜思》创作地的考证、对欧阳修诗作的文学地理学定位,更体现了辑注者的严谨治学态度与心血付出。正如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会长段维在《序》中所言,这部书“为随州的方志补遗焕采,为中国经典诗赋贡献增量”。

在“诗和远方”成为时代向往的今天,这部典籍更具特殊的当代价值。它搭建起传统与现代的桥梁,书中诸多描摹随州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的佳句,为现今随州文旅融合、文化传承提供了宝贵财富。广西师范大学刘村汉教授亦评价此书让“诗就在身旁”,其出版不仅能推动诗词吟诵、诗碑建设等文化实践,更能增强随州地域文化自信,让千年诗韵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。

从三国曹子建的《神女赋》到清代郝谦的《铁釜行》,从大洪山的禅意悠远到涑水河畔的渔舟唱晚,《彼美汉东国·随州古典诗词辑注》是一部随州的“诗史”,更是一座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。对于诗词爱好者而言,它是品鉴格律之美、赏析佳作的范本;对于随州儿女而言,它是追溯乡愁、认同故土的根脉;对于文化研究者而言,它是探究地域文脉、填补学术空白的珍藏。读罢此书,掩卷沉思,耳畔仿佛仍回荡着编钟的清越之声,眼前浮现的是



栏目主持人 陈晓林

投稿邮箱: 635782607@qq.com

大洪山的云卷云舒、涑水河的烟波浩渺。愿更多人能翻开这部典籍,品读随州的灵秀与刚健、温柔与忠信,在诗行间邂逅汉东古国的千年风华,让这份文脉薪火相传,生生不息。

(作者系原随州日报社高级记者)

